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回 顯神通智救張煜 鬥蟋蟀妙法驚人

詩曰：小窗無計避炎氛，人手新編廣異聞。  
笑對癡人曾說夢，忻攜樽酒共論文。  
揮毫墨灑千峰雨，噓氣空騰五嶽云。  
色即是空空是色，槐南消息與平分。

話說濟公出臨安門，見對面來了一人，年約三旬，長吁短歎。那人姓張名煜，乃錢塘縣人，在家事母最孝，他妻子劉氏，一家三口度日。張煜在錢塘關天竺街，開設小器作木匠鋪，手藝精通，為人誠實，時常在各官宅內作生活，收拾各種硬木桌椅等物。只因在羅丞相二公子宅內作工，常常來往，那日羅助公子在客廳派家人收拾蟋蟀，俗名謂之「蚰蟲」，性好鬥。羅公子有一蚰蟲王，名叫「玉金剛」，每出圈去鬥，必贏些銀子，愛如至寶。張煜過去一看，那蟲由盆中跳出，即時通找，蹤跡不見。嚇得張煜汗流浹背，眾家人即稟公子。羅助立刻把張煜捆上，痛打二百皮鞭，氣尚不息，吊在馬棚之內。幸張煜素日為人和順，這宅中家人替他求限三天，找不得那蟲王，叫他賠銀一千兩作為罷論，才把張煜放了。張煜回家，又不敢將此事告訴母親、妻子。自己思想：無路湊辦這一千兩銀子，倘若羅公子惱了，也是被他打死；要尋短見，又想老母妻子，無人照看，愁腸萬種。

由家中到了他小器作鋪內，有伙友劉連，見他愁眉不展，連忙問道：「張兄，你不在羅府作工，因為何故愁悶？」張煜亦不肯吐露真情，說道：「羅府中生活亦完了，今日特來找你，咱二人吃酒商議一事：我把這個買賣給你作了，我一文錢也不要，只要你每日給我送母親的日用，候我回來，你我再算。我要同人出外，辦些楠木。」劉伙計也很願意。二人吃了一會悶酒，張煜自己出了鋪子，想道：老母有人照著看顧，我今作不孝之人，莫若我跳入西湖一死，也就完全了；若要不死，三天限滿，我又無銀子，羅公子焉能饒我的？他勢力壓人，又惹不起。自己來到西湖邊，說道：「蒼天啊蒼天！我亦顧不得生身母親，我今投西湖一死，作為水中亡魂、河內怨鬼。」

自言自語之間，忽見後面來了一僧人，光頭短髮，僧衣不整，酒醉風顛，來到切近。張煜一看，認得是濟公長老活佛，夢化過皇太后，臨安軍民人等，皆知是一位高僧。張煜連忙行禮，說道：「濟公，你老人家從那裡來？」聖僧鼓掌大笑說：「你跟我來，我救你今日之急。」張煜方要叩頭細說從前的原故，濟公擺手說：「我都知道，你跟我來，你腰中帶著那三百多錢給我。」張煜把錢給了濟公，跟在後面。走到中天竺街，見那邊有賣蚰蟲的，買了三個放在僧帽內，帶著張煜往東走來。到一座大酒飯館門首，抬頭看上面字號，是「望江樓」，酒旗飄飄，旁寫的「應時小賣，內有雅座」，濟公告訴張煜如此如此。

說罷，轉身進了酒館，一直往後，到了後院，雅座之外，見有幾個家人，是羅相府的，在那裡站立，一見濟公同張煜來，彼此都認識，說：「聖僧來此何干？」濟公說：「我要見你家公子。」家人進去回話。羅助素日也知道濟公，連忙請進來，見禮已畢，問：「聖僧來此何事？」濟公說：「為張煜而來。他給你放跑了一個蟲王，我找著了，替他送來，把你他饒了罷。」羅公子說：「濟公說情，只要有好蟋蟀給我找就，我可不與他作對了。」濟公從袖中掏出一個蚰蟲，腦項甚大，皮毛又好。公子一見甚喜，說道：「這個可是好！但不知能鬥否？」濟公說：「我的這蚰蟲能鬥公雞。」羅助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聖僧別說笑話，那有蚰蟲能鬥公雞之理？如要能鬥雞，我輸給你一千兩銀子。」濟公說：「如不能咬敗了雞，我給你一千兩銀子。我這蚰蟲名叫金頭大大王，還有兩個也是好的，一個叫銀頭二大王，一個叫鎮山五彩大將軍。」羅公子聽了，心中半疑半信，叫家人到外邊買了一隻大公雞來，放在地下，濟公把蚰蟲一指，也放在地下。那雞最愛吃這些東西，一嘴啄去，並未啄得著，那蚰蟲一跳，即跳在公雞頭上，一口咬住雞冠之上，咬得那雞咯咯的只管叫。羅助大喜，連忙親自把蚰蟲取下來，賞玩了多時，說道：「聖僧，我也不叫張煜賠我的蚰蟲了。你老人家，他這三個蚰蟲，皆賣給我罷。」濟公說：「我就賣給你，給我兩個的銀子，那一個算我替張煜賠你，你就給我二千銀子，替我送到淨慈寺，給那些窮和尚換換衣服。」羅助滿口應允派家人往淨慈寺送銀子去。濟公把三個蚰蟲皆給了羅公子，尉叫張煜來當面說明了。張煜千恩萬謝去了，濟公也自回廟不表。

單說那羅公子得了三個蟲王，那日在秦宅同眾惡少賭賽，贏了幾百兩銀子，回到家中，把這三個蟲王放在內書房桌上，派人照看他。偶一失神，那三個蟲皆跳出落在地下，遍找無蹤，急的他抓耳撓腮。忽聽見在牆壁之中，叫拆牆，把牆拆完，追尋無有。又聽見在那北上房台階之內，立派人起了石頭，自謂可以找著，左拆右拆，蹤跡全無。眾家人整忙了三天，把羅相府的西院拆了有八口餘間，並無下落。再叫人找濟公，誰知濟公自那日回廟，見了眾僧，方丈德輝說道：「有人替你送來二千兩銀子。」濟公一笑說：「留著廟中辦公事罷。」

過了一日，濟公下山，進了錢塘門，正往前走，自己信口作歌：

人生百歲古來少，先出少年後出老。中間光景不多時，又有閒愁與煩惱。月過了中秋月不明，花過了三春花不好。花落花開能幾時，不如且把金樽倒。世上財多用不盡，朝內官多做不了；官大財多能幾時，惹的自己白頭早。

濟公正唱山歌，只見從對面來了一人，身高九尺以外，膀闊腰圓，頭帶青壯巾，身披青大氅，足登快靴，面似烏金紙，黑中透亮，環眉虎目，半部鬚髯。一見濟公，連忙叩頭，說：「你老人家從那裡來？弟子正自愁悶。」聖僧一看，原來是趙斌，綽號「探囊取物」，乃是濟公的徒弟。問道：「趙斌，你因何故，這等的模樣？」趙斌歎了一聲說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只因老母舊病復發，醫藥不效，半載之久，我在家中侍奉，銀錢衣物當賣一空。昨日我母親已死，我窮困至此，連棺材葬殮全不能辦，打算找幾個朋友，又未見著。此事該當如何？」濟公說：「你往家中等我，我去給你抬一口棺材來。」趙斌亦知道濟公神通，連忙答應，自己回家，等候濟公。約有兩個時辰，聽見外面說：「到了，抬進來罷！」趙斌到外邊一看，是二口四個抬著，後跟著聖僧。看那壽材，是沙木的□三元，外邊漆的光亮。

書中交代，濟公是從那裡找了這口棺材呢？只因趙斌去後，聖僧到了清河坊的東邊小衛衙內路北大門裡邊，房舍整齊，亦似官宅內的樣式。聖僧站立門首正望裡看，只見從裡院出來一位管家，一見濟公，慌忙施禮說：「聖僧長老，你來此何干？」濟公說：「我來找你家主人，快叫他出來見我！」那家人說：「我家主人今日不能會客。只因我家主母病甚重，看看要死，已派人去抬壽材了。」濟公說：「我正為你主母之病而來：『彈打無命鳥，藥治有緣人。』」那家人聽了，連忙說：「好好！我去叫主人出來。」說罷，轉身入內，走到裡院，說：「主人，外邊來了濟公長老，要給我主母治病。」這本宅主人乃秦相府管家名叫秦安。只因結髮之妻韓氏老病復發，看看垂危，已請過無數的名醫，皆未能治好，今日派人到三官廟內抬壽材去了。這壽材是早已買的，漆過□數次，在三官廟。秦安正在室中，見韓氏已經嗚呼哀哉，正自悲傷，只見家人連升進來說：「濟公來給主母治病。」秦安知道聖僧的神通，迎接出來，讓進內宅書房，行禮已畢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來遲了，吾的妻室已死，如何是好？」濟公說：「我要早來，又不願我的能為。我把你妻子治活了，你謝我什麼？」秦安道：「你老人家吩咐，我總聽命！只要人活，要什麼我都給你！」濟公說：「你給我那口棺材罷，我立刻把死人救活了！」秦安應允，請濟公到上房。只見韓氏躺在牀上，眾人正要掛引魂幡、燒引魂車。聖人把眾人止住，用手一指，口念真言，施行佛法，大展神通，把死人治活。正是：

閻王造定三更死，誰人留得到天明？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